



輿論與新聞(三)

樊仲雲

一 輿論 藝術 新聞

社

會意識當其表現為集團的構成之具體的生活要求之時，這是名作輿論的表現形式；但若此種要求，經由個性，而表現為想像的生活再現，則成為藝術的創作。所以輿論是社會意識之意志的表現，藝術是社會意識之感情的表現，而與此二者相對，為社會意識之知覺的表現的，那便是『新聞』。

輿論表示社會有怎樣的要求，藝術表示社會有怎樣的感情，而新聞則表示社會是在怎樣的知覺狀態。社會的要求，由輿論的形式，始成為具有意志的力；而對於生活的實現，為積極的行動。至社會的感情，則在其表現為詩歌、小說、戲劇等形態時，乃成為具體的生活事實之想像的再

現，由現實生活的世界所生的感情，這樣，反造出由感情所生的想像生活的世界來。這雖然是藝術的空想，但所謂對於某種事態的感情，到底是產生此事態的歷史過程上所有之一定的態度，而所謂一定的態度，則為其歷史過程上有一定的行動傾向，換句話說，是活動於此歷史過程上的事。藝術是由一定感情的刺激，而對歷史成立一定的解釋的，不過這不是生活理知的形式，而為生活感情的形式；惟其對歷史既有一定的解釋，到底不外將造出歷史過程的生活現實，以意識目的加以規定的事物。這樣，社會科學與藝術，可以說是同一盾的兩面，前者是歷史之理知的把握，後者是歷史之情操的把握，而俱為活動於歷史過程上的人間的行動意識。本來，『學的』意識『藝術的』意識等，決不是意識本體的終局，這是生活當然的結果，而所

以生產此結果一事，便是意識本體之存在理由。所以藝術亦與輿論相同，但却是以完全殊異的角度，由時代之社會的要求或行動以表示的事物。

新聞是社會一般知覺的表現，新聞之形式及內容，便是表示社會是在怎樣的知覺狀態。因之，輿論是要求的本體，藝術為經由個人的生活再現，是具有這樣能動的性質的；但是反之，新聞則只反映社會現象之客觀的性質，前者若是繪畫，後者不過照相。因之，一般人以客觀的真實性當作新聞之根本的要求，而以『白紙』的認知社會現象為新聞的目的，以『嚴正中立』『公平無私』『不偏不黨』為其標語，所以通常，新聞雖有所謂『論說』那樣的東西，主張某種『意見』，但此意見，也是由『不偏不黨』主義以來，是超越一切社會的地位，從高處來加判斷，以像神明對人那樣的地位，視為理想的新聞對社會的地位。

此種對於新聞的見解，到底不外是由與『為藝術而藝術』主義，或神化的盲目的輿論同樣心理的錯誤所生的產物，是當作新聞的機能的人們及要求社會的知覺這一般人的錯覺。須知新聞既在意見——論說——上，具有與前述輿論諸性質相共通的事物，又是具有如藝術上的社會意識諸性質的，那末；這就是特定社會集團的意識，決不能成為全

社會的或超社會的意識。

新聞是知覺的表現形態，但社會的意味所謂知覺與個人，在這其間不免有種種性質上的區別，即是在個人的情形，知覺只是不受客感覺機關之機械的作用的客觀現象，但必為與一定的生活要求相應而加以採擇的事物。如『追鹿的獵人目不見山』，『心不在茲，見如不見，聞如不聞』等諺語，表示感覺機關不但不單由機關的自體末梢作用以活動，並更受中樞的精神作用的支配；但此中樞的心理，要之，是由生活經驗以構成，具有一定的態度，對於末梢的感覺機關，選擇其應否容受或拒斥，因時因地，而下相異的命令。故我們當要求風景之時，我們的末梢神經即自中樞承受『看山罷』的命令；而當追鹿的時候，則承受『不要看山』的命令。

即如在個人心理的時候，知覺這東西，也是這樣應着生活要求而構成，決不是把客觀的存在，像照像板的化學變化樣加以反映的事物。不過在個人心理上，為知覺第一次機關的感官作用，因為是非常機械的，故不論生活要求的命令如何，在某程度，感覺機關仍機械的容受客觀的現象，因之，知覺亦不免為機械的構成。孔子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聞』，便是因感覺機關之機械的作用，知覺是機械

的構成，因之，生活的感覺，向着與生活要求完全無關的方面發達，對此加以警戒的。而今日的教育，所以將色彩、形狀、音聲等對於感覺機關的刺激之性質，加以嚴密的注意，便是由於同一理由。

即如在社會的知覺的時候，感覺機關之機械的性質，亦在某程度，以不同的形式而有存在，但是所謂社會的感覺，不如個人的眼耳等感覺機關為自身的刺激，這是經由此等機關，把所感受的諸刺激，加以綜合的複雜的心理作用，是包含有『道德的感覺』『美的感覺』『宗教的感覺』等語所表現的心理的諸相之心的狀態，因之，感覺的機械作用，對於這的直接影響比較的少。換句話說，社會的意義上之所謂知覺，其由生活經驗的綜合以成之特殊的心的傾向所受的支配，實比感覺之機械的作用為多。而因個人所存在的社會之生活形態，是規定個人生活要求的性質的，所以社會的知覺，大抵由其社會上的要求以決定。但表示此知覺的則為新聞。在形式上，新聞固是對一般人的知覺提供資材的，但在事實上則為由此以表示某社會是有怎樣的知覺。新聞的資材，若譬諸個人，則恰如記憶心像。因之，為記憶的是與感情內容有別的事物——事實上，記憶要從感情完全分離為不可能，但在心的機能之解析是可以區別

的——因之，新聞的材料亦與記憶的內容相同，在加以記載的主筆與承受此報道的一般人，其客觀的性質是可以以之與主觀的性質分別出來的。在報道上所謂『公平無私』，其意味雖無不通，但事實上，記憶心像決不如心理學，單是客觀的再現，必是帶有生活感情的。精神分析學者所稱為檢察 (Censor) 的心的作用，即由生活感情而性的感情為所隱蔽的活動，而一般衝動的傾向，則亦為經過生活感情的修正的事物，因之，生活的要求，常意識的為所隱蔽，有許多是不能現於個人的自覺上。這樣，新聞的材料，也是以特定的生活要求為基礎而經過選擇的事物；但此要求自體，却未必現於新聞記者或社會人的自覺上。只是最優秀的新聞記者，則由其對此一般的要求之認知，選擇新聞的資材，但是，縱然是這樣的記者，其意識的傾向到底是規定在怎樣的生活態度的，關於這一點，却亦未有自覺。這一點，新聞有如藝術的創作。近代藝術上的天才，尤其是自然主義諸作家在其創作的資材與表現上，猛烈的反映着近代的生活要求發揮近代社會之生活感情與近代人的意志傾向。在這裏，他們固然用了意識的方法以為發揮，但若說此等天才已對其生活態度具有自覺，那却不能。如狄更斯之於英國近代市民社會的建設，托爾斯泰之於俄國

末期軍國貴族社會的崩壞，雖然有此反映，同時他們在其資材與表現上，雖用了意識的方法，但他們的生活態度，

對於特殊的社會進化過程之所產，不能說是自覺的，這因為其為戀的事物，雖然在戀的成就上是用；意識的方法，却沒有如對戀的衝動的性質的自覺那樣客觀的。新聞在其構成社會的知覺之過程上，雖是由於新聞記者之意識的方法，但對於社會的動機，却是沒有自覺的。例如我們日本人所辦最初的新聞——近代的意義上之新聞——是德川政府翻譯海外新聞所成的『官板バタビヤ新聞』，幕府翻譯此新聞的動機，固是因為鎖國主義的日本人有進於世界交通的必要，於是對於世界事情，感到知覺上的生活要求，但是在翻譯新聞的幕府，對此生活要求，却未必具有自覺，目的只是在啓發當時的銷國論者，緩和反對開國論者的銳鋒而已。又如維新以後所出許多關於政治經濟的翻譯，誠然是進向近代國家的當時日本對於新社會生活意識上的要求，但是在那翻譯諸人的心中，或者是為的生活難，或者是為的商業利益，却未必盡是由於社會的自覺。新聞也如此，當其構成社會的知覺，雖由各方面用了意識的方法，但却不是真的對於要求新聞的知覺的生活態度，有了自覺。因之，新聞的資材、方法等，雖具有種種龐雜的意識的動機，但其缺乏自覺的無意識的動機，則為其時代與社會的要求。

但是新聞不像輿論樣，立即將其所要求，即社會所要求者為何，表示出來；新聞是由其使一定組織之社會生活具有與之相應的意識內容，並使其意識的性質成為知覺的，這樣給與生活行動以示唆的事物。所以在已有一定行動的趨向的社會，由其所要求的與之相應的知覺，而有新聞的產生。輿論是社會要求有具體的一定的行動傾向的事物，但新聞則為社會以一定的行動傾向為必然的條件所構成的知覺狀態。所以新聞比為表示輿論的機關，具有更廣大的機能，而為輿論藝術等社會意識構成條件的感覺機關。這是造成輿論藝術所成立的條件的，質言之，一切的社會意識形態，實都可說是成立在新聞的知覺上面的。且沒有東西能比新聞更表示所有社會意識是怎樣在知覺狀態上成立的了。

把所謂 Journalism 列之與高級的社會意識——道德的、藝術的、政治的其他——完全不同的墮落的意識狀態，這是由於這樣的見解，以此等高級感覺，非成立於社會的感覺之上，而是完全與地上的性質相隔離的超越的事物。這樣的見解，若求其由來，則為支配階級，即超越於產生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Journalism 的社會圈，便是一般社會的生活集團之生活者的意識。而此見解的成立，則在此等生活者以其自身的生活爲與一般社會的生活方法和隔離的態度上，但實則他們的生活是寄生在社會的生活方法之上，然而雖然如此，他們却絕不承認，而惟以超越全部社會生活的態度，由其寄生生活的特權，對表示一般社會感覺的 Journalism 加以低視。

Journalism 並不是使一般社會的生活感覺趨於低等的事物，這表示感覺的水準，而自社會的組織制度以至一般社會的事物則都成立於此感覺上面。且此感覺不但在組織制度等社會的約束之靜的性質上相一致，其動態上亦相一致，並具有反抗組織制度的約束的感情方面。在社會的感覺上，本有社會的靜態的與社會的動態之感覺，應着生活的要求，各有其活動，實爲社會的一般感覺的特徵。但在道德意識、宗教意識、藝術意識上，雖有靜的與動的感覺，若成爲一定形態的道德意識、宗教意識、藝術意識，則必爲靜的，並是擁護一定的社會約束的意識的構成。社會諸制度或文化形式，甚至如藝術之動的性質，爲設定感覺的約束有流派的發生樣，常與社會的一般感覺之共通性以約束，並由此以統一生活態度，使社會的結合趨於強韌。

但社會感覺在一方面雖使此種約束成立，並富於統一性，在他方面，却有脫離統一的動的性質，尤其當社會的生活入於使一定的形態發生變化的進化期的時候。一般感覺，具有與現狀相反的感情內容，於是在進化期中，發生道德破壞，懷疑的信仰，反叛的藝術等流行。而 Journalism 則更使此一般感覺之動的性質趨於發揚。所以當此之時，

Journalism 不以因襲的性質而受咎，反之，却以反逆的性質而爲人所非難。Journalism 因此，在表示統一的一般感覺之時，以其因襲主義、平凡主義、無自覺、盲從等爲人所非難，而在表示動的一般感覺之時，則以其懷疑主義、自由主義、制度破壞、脫線、放縱、不逞等爲人所非難。新聞所以不得不受此二種非難，便是由於此 Journalism。但是 Journalism 在其靜的性質上，在其因襲主義上，在其無自覺上則爲現制度盡維護之責，而在其動的性質上，在其破壞主義上，在其不逞行動上，則有促進社會制度的進化者。新聞具有此矛盾的二性格，爲一般感覺的表現，這是與先前所述輿論諸性質有相似點的事物。而在藝術上則亦有此動與反動的性質，這是我們已經講過了。輿論、藝術、新聞，雖具有殊異的形態，但其根本爲社會意識表現形態之點，則相一致；並且，其性質亦有許多

共通點。

二 社會的認識態度與新聞

表示社會的知覺的新聞，在這意味上，具有一定的認識態度。惟這裏所謂認識態度者，是指社會的生活者在其生活條件的知覺上，具有決定其知覺的性質的傾向以言。但社會的意味上所謂認識，是對於社會的刺激之一般感覺的反應。若把這就個人心理來加以考察，則由一定生活經驗所構成之心的傾向，其對於刺激的反應，性質不同。因之，即同樣的刺激，常因人而生相異的感覺狀態，並且隨以生相異的行動。社會的認識，其與個人心理相似的過程是集合的發生的時候，因之，與個人心理的情形不同，其刺激或反應，不是所謂生理學的或心理學的，而為一集合的生活意識，即特定之社會集團所共通的心之傾向之興廢過程。鑒於一社會的戰爭的昂奮，結局雖是各個人的昂奮，但其表現，決不是有個人的存在的形式，且其感情內容，亦具有非純個人的生活上所能發生的性質。在這時候，個人並常可感到個人的昂奮與社會的昂奮間之差別。即可以感到那若，是集團的不能感得的昂奮，且與個人的心理傾向不相一致的昂奮。因此，在個人為怯懦的，一或集團即

為勇猛，而個人為善良的，則在社會生活上，常可以成為邪惡的。社會的認識態度亦與由個人的感覺以來的認識態度有別，而由於社會的集團心理。

新聞在其新聞的感覺上，把社會客觀的事實改作為主觀的影像，其改作的態度，就是新聞的社會的認識態度。制作新聞的固是個人，但此個人制作新聞的態度，却是與要求新聞之社會的心理相應，而以集合的認識為其根柢的。新聞在這性質上，所以是集合的認識態度，這可由新聞的起原是完全に集合的認識為基本而明白。新聞所以起原於集合的認識，在向來的新聞研究上，雖無明確的指述，但却是無可懷疑的事。不過一社會羣，其社會現象的認識，因對其自身的社會羣是無自覺的，即無意識的，所以不能十分鮮明顯著。鮮明顯著的認識，其發生，只是在一社會羣與他社會羣相對立的時候。正如「看了他人的行動，因此改正我自己」的諺語所述，自覺常是由對與自己同性質之他對象的認識而生。社會羣之社會的認識，亦先由對自己以外羣發生知覺的意識而來，即對於外羣的認識是社會的認識的起原並且常態。這情形，在同一社會羣的內部也如同樣社會的認識。即在同一羣內，也是由比較的外部關係上而發生。如一家族以他家族之家族關係為認識的

對象。一對朋友也以他友爲其羣的認識的對象。

這是有理由的。原來社會的認識，本由與此相對活動的對象的認識，這與個人的知覺從自己外之對象體而發達起來相同。認識是行動的先驅的條件，因此，其與之對立活動的對象，關於這，自不得不先把握其客觀的性質，正如欲抓住某一事物，必須先有認知一樣。所以社會的認識，是由對與其羣在對立關係的他羣這上面發達起來的。

新聞因爲是這樣性質的社會的認識機關，所以其態度亦相同，是以對外羣的認識——報道——爲新聞之知覺的要求之中心的。世界上新聞的發達，其基礎便是因爲中世紀割據的孤立的社會形態，由近代的交通而崩壞，社會以互相交通成爲彼此對立而同時有必然的交涉的單位，於是對外羣緊迫着有認識的必要。蓋新聞的發生並不是由於所謂『知道自己』的必要，而爲欲『知道他人』。所以新聞的發生，大抵都是記載海外事情的機關，日本的新聞，也是以與外國開始交通爲其動機，而在最初多爲外國事情的翻譯。歐洲的新聞，也是初發生於海上交通開闢以後，向來以戰爭爲主的對外關係，現在變而爲以近代的社會交通爲主的對外關係之時。

又若遠溯之『新聞』發生以前的新聞，卽就與近代新聞同

其機能有『新聞』的性質的事物以觀，也如同樣。非『新聞』的新聞，如神話、故事、童謠、雜誌、軼事、紀聞、語本等，雖是近似新聞性質的事物，但其發生都不由內羣的關係而以外羣的關係爲主。神話、故事等是以征伐、交換、社會的分離或結合、反感、同感、敵對、親善等外羣關係的現象爲主，但是童謠則其新聞的性質，更爲顯著，是以同一社會羣內部的異種羣間相互關係的意識爲主的事物。如相異的夥伴，彼此主張其立場，被征服羣對征服羣的感情的發露，愛戀上的嫉妒，排斥異端，攻擊異民族，批評敵對羣，總之，凡存在於同一社會羣內部或對立羣相互間所發生的認識，都是童謠根本的性質。不但如此，卽如風聞書、物語本等，也是以對於異種羣的興味爲中心者居多。凡此都是在多少的程度上係新聞的。

因此之故，新聞決不與『嚴正中立』『不偏不黨』『公平無私』等抽象的公正，性質不相一致，乃是拘執於特殊羣的生活意識，拘執於社會的認識的，但此爲新聞機能的當然，這是新聞發生的理由，及存在的理由。近代新聞之可驚的發達，也是由於此機能。近代政治，便是以各種利害羣之對立關係，以其生存競爭爲組織的根本，爲主要的方法，而以其爲表示對立羣的認識態度的機關的必要，實促新

聞的發達。

但是新聞的此種性質，及其以舉有實際效果為商品價值，新聞紙占有如商品樣的有利的地位，於是向由上述新聞的機能者，現在則由迎合一般社會感情的共通性質，能與以刺激，以擴充新聞的傳佈；並以增高商品價值的方法的發達，新聞紙遂如商品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新聞以此喪失其社會的認識態度，成為投合社會的感覺之官能的性質之刺激品，這樣完成了新聞紙之資本主義商品的性質。

三 新聞心理與羣集心理

一般人對於新聞紙常責其迎合羣集心理。這據說是由二種必要所生的現象。卽一是因為新聞是煽動政治家的手段，二則因為新聞是商品。但此種見解實含有多少的錯誤。

政治家之利用羣集心理，雖自古曾有其例，但其間實有討論餘地，新聞紙之為政治家所利用，究竟能與利用羣集心理之事相同與否，殊為一問題。我們須知羣集心理是一種與本能的反射運動相近似的興奮，基於特殊感覺的刺激，尤其是視覺、聽覺等的刺激，幾於是無意識的反應。把這名之曰「心理」，這實是一種太幼稚的行動狀態。我們以習慣名之曰「羣集心理」，其實是應作此稱謂的。所以如印

刷物那樣間接的刺激，本是不合於對本能的興奮。雖然印刷物，由讀者的想像力，可以如聽到聲音樣有同樣的效果，但這是先訴之視覺的。所以由一定的約束而具有意味內容的言語，因為其所表現是不伴聲音的文字，致隨言語同來的感覺上諸刺激完全喪失以盡，讀者除非以自己的想像力把這重又造成聲音，這樣始能由印刷物的刺激，明白單純的意味內容。換句話說，印刷物的效果是「理性的」，因之決不是羣集心理。訴之理性的手段是訴之最高級的人間心理的事，決不是訴之羣集心理那種煽動的本能的興奮。故以印刷物為煽動羣集心理的媒介是極不適當的。

新聞紙之投合羣集心理，由上面的理由來說，所以是非常錯誤的，但一般的作如此解說，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新聞紙雖然要立即刺激羣集行動是不可能，但這對於一般社會却具有那樣的性質，使之一旦受了直接的刺激，便立即會發生反射行動。為人間社會現象的羣集的行動，本不如動物羣那樣的能行動，而為由特殊的社會環境而成立的，以共通心理為根本所發生的本能行動。如馬羣以突然受驚而左右馳突的行動，與在社會的意味上之羣集心理，毫無關係。因為在人間，是由一定的社會心理，即特定社會羣的性質所統一之心的傾向，而以此為條件而發生羣行

動的。人羣在這時候，其所以與動物羣不同者，則第一羣的組織具有一定的生活傾向，因之具有生活意識。換句話說，人羣之羣的構成上必具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目的。並且，縱使在羣行動表現為反射的物發時，其行動亦必與羣之目的相一致而始發生。所以即如在mob，却有政治的或社會的等種種。固然，在單純的羣集行動，也有陷於如動物那樣無目的的混亂的，不過這樣的行動，却不能說是生物學的羣行動，就為人間社會現象之羣集心理之發動言，決不是重大的事物。至少，把這說是社會心理的現象，寧說是一般的動物心理。例如戲院內的羣集，一聽到『火！火！』那樣的呼聲，就陷於無意味的混亂，這完全與動物羣的行動無異；但與人間社會心理上羣集行動的特徵是絕不相似的事。

人間社會上羣集心理的特徵，在社會的動機以其反射行動為基本一事。雖然在此行動的自體是本能的，反射的那時候，其實則引起此單純行動的動因却是由於極複雜的社會的動機。其行動在初步的上雖是單純的，但其動機在社會的上却是複雜的。這在人間，雖然有發生動物的反射行動之時，但却是由複雜的生活經驗所蓄積的心理內容為根本的。

例如由恐怖的心境而發生行動之時，在動物，則其恐怖的動機，除了現在目前感覺的刺激外，便無所有，完全是由於視覺聽覺等當前的刺激；但在人間，則其恐怖是以複雜的生活經驗之蓄積為根本的心境，而不是單純的以目前感覺的刺激為動機。如巨大音響，雖然不論人間或動物，都會同樣的發生瞬間的恐怖心，但是人在聽了巨聲以後，發生社會的擾亂與否，却是疑問。因為社會的生活上人間的恐怖，不是單純的感覺的恐怖，這是以社會的生活經驗為基本，是想像的恐怖心。

所以即如基於恐怖心那樣單純心理的反射行動，在人間却是具有極複雜的經驗的根據，且是一種極複雜的社會心理的現象。但單是此複雜的心理，決不足為羣集心理的發動，凡在稱為羣集心理的現象的時候，具有一定的心理根柢的人羣。到底與動物相同，必須受到一種當前的感覺的刺激，始有行動的發動。mob的運動，若只置在一社會羣必須發生本能的行動那樣的狀態之下，那是不會發生的。在這裏，到底須有如煽動的演說，地震火災等直接的刺激，始能勃發。

新聞紙因為是印刷物，所以不是足以發生上面那樣的羣集行動的直接刺激。印刷物，如前所言，不是以感覺的刺

激爲主的事物，這不是讀，之後，立即能有感覺的刺激那樣心理的效果，所以這不是羣集行動的直接刺激。但是一旦受有一定的刺激，則其力足以立即發生羣的行動，這在新聞紙的性質上是當然的。新聞所以與羣集心理密切相關便由於此。

新聞紙是社會的感覺機關。社會人感覺之如何，在近代社會，新聞紙尤爲最有力的決定。社會的感覺是對於現在社會的生活條件之感覺。此感覺只有簡單的快與不快的兩極，而積極的或消極的對現在生活條件的感覺，即是快與不快的感覺，是決定此社會的感覺。新聞紙由這二種機能，故能成爲構成此種感覺的機關。這其一是由於能有客觀狀態的知覺，其二是由於有能對之決定感性的傾向之力。使之如實的感覺社會的客觀狀態，這是使之自覺社會價值的最有力的方法。知覺含着由生活經驗以來的判斷，沒有經驗的嬰孩因此沒有知覺，新聞紙是把社會的知覺的範圍，在縱橫兩方都加以擴大，一般人因此乃能以之批判自己生活之社會的價值。向來在鎖國狀態的日本人，因其知覺發達的幼稚，心中沒有什麼不滿之感，但自新聞紙應着對近代世界情勢的知覺，於是日本人的自覺，因以發達，遂欲圖謀有近代國家的發展。

又，因爲新聞紙可以爲表現社會的知覺深銳的，所謂少數先覺者的意識的機關，故以知覺上的刺激，對於鈍感的一般人，具有啓發其知覺的效果的能力。社會的感覺是社會人一般的感覺狀態，但在一切感覺上，卒難免有敏感者與鈍感者之差別。不過由言語文字等機關，敏感者之心的狀態與鈍感者，恰如液體運動，有一種使之平均的傾向。新聞紙便是最有力的平均作用的機關，人心的進化過程，以此，在有新聞紙的社會與無新聞紙的社會之間，實有莫大的差別。新聞紙以其能使知覺狀態均一，導想像、理解判斷的作用於共通狀態，使感情、理知、都爲社會的共通的事物。此種事情的存在，尤其是具有新聞機關的社會，是爲最好。而在沒有新聞的時代，或沒有印刷物的時代，甚至使社會的意識狀態成爲共通的事物的機關，也是沒有，那時的機關，只有由集會、宣傳、公布等方法，但此方法因爲是限於部分的社會集團，所以到底不能如今日樣，造出全世界都有共通的社會意識的狀態。其所以致此者，則完全是新聞的力量。

新聞因爲像這樣具有決定社會的感覺的性質的力量，於是世人以爲這是新聞所以與羣集心理有關，但其實這是與羣集心理毫不相關的現象。如前所曾述，羣集心理是具有

一定的共通心境之羣，以當前的刺激而發生勃發的行動，但其造成此種心境的作用，則完全爲別的事物。新聞紙是與此心的素地有關的機關，是使一定的共通心境得以成立的機關，但可不是加以刺激使之勃發爲羣的行動之當前的刺激。

新聞不是羣集心理的刺激機關，這一點，就新聞心理與羣集心理不同來加一番考察便可明白。新聞心理，在今日雖以爲即是 Journalism 的心理，但實則新聞心理與由新聞紙的發達所生，爲一種新聞技巧的 Journalism 有別，而爲更本質的心理狀態。Journalism 是新聞——尤其是發達成爲商品之時——用以投合那與新聞的機能有別，但却結着不可離的關係一般的享樂心理，在社會現象的記述與解釋上所採的方法，且是技巧的方法，說起這恰如遮掩於新聞機能上層之裝飾的衣裝。新聞心理與此表面的衣裝沒有關係，是與新聞的機能相關的心理。

Journalism 正如人間的衣服，不止用以防禦寒暑，還有種種的形式色彩，故在新聞，有非常重大的技巧。正如發達到高級的衣服，不能輕視色彩與形式樣，文明社會的新聞紙亦不能排除 Journalism。學者與藝術家的常弊，把

Journalism 與低級的 Sensationalism 混作一起，他們把 Journalism 當作完全無用而有害的方法，竭力想自新聞紙，並且社會上，除去 Journalism，他們不憚這樣的公言。不過這些人，倘若新聞的報道，完全不用 Journalism 的衣裝而表現，他們能够滿意與否，這却是個疑問。在言語上雖有手勢與抑揚，這就科學的報告等言，或許可說是無用，但是即在科學者，倘其社會的談話，也如科學的報告樣用正經語氣，則我想當然不能感到愉快。Journalism 在這好一方面的意味上，實即是社會現象的談話法。新聞之所以有此談話法的必要，正如衣服須有色彩與式樣。因此，那些以爲不妨自社會排除 Journalism 的學者與藝術家，正如以女子只須能產育子女便好，無用其爲美人，主張從社會排斥美人一樣。美人之禍常足以害人傾國，Journalism 同樣，亦常使社會的感覺成爲病的，且使社會意識成爲錯誤的。不過，若遂以此要想除滅美人及 Journalism 於社會，那到底只是妄想。

話要說回來，這裏所謂新聞心理，不是 Journalism。即不是新聞詞法的心理，而爲新聞自身的心理。原來新聞紙這一種機關，其一般的對客觀狀態的認知是經由新聞記者的特殊的人們，如新聞資料的採擇與表現，都非經過這些

人的心的透鏡 (lens) 不可。新聞之成為新聞紙的過程是經過極複雜的心理的曲折，現在雖不能對此過程有科學的充分說明，但總說一句，新聞與新聞紙之間有主觀的介在，則為無疑的事實。若把這中間的過程來抽象的加以觀察，則恰有似於心理學者所謂感覺機關與運動機關之中間過程。感覺機關與運動機關之間完全缺乏中間過程者，就是反射運動，但新聞紙決不如反射運動那樣缺乏中間過程的。就常識的以言，新聞紙固是反映社會的事物，但新聞紙對社會現象決不是如實的反映，試用前面的比喻，是社會現象在刺激感覺機關之中樞神經，受有一定的心理狀態的統制，而構成特殊的意識狀態，表現於所謂新聞紙的機關的。社會現象，在新聞紙是形成所謂 *sense data* 的事物。而新聞紙則為由此刺激的意識形態的表現。這其間，介着怎樣的過程，則以新聞記者其人之社會的生活經驗而不同，常由他們社會的地位以決定，因之，以其經驗性質與地位之殊異，往往同一 *case* 構成完全相異的意識狀態，造成不同的新聞紙。

所以 *news* 這東西，已既在由客觀的 *data* 而為主觀的選擇這意味上，在喪失其為客觀的現象上，是一定的意識狀態。並且，以其使之有一定的表現形式者為新聞紙，所以

這其間的過程，實極複雜。

總之，所謂羣集心理，決沒有如上面那樣的複雜過程，因為在刺激與運動之間不介有那樣複雜的心的過程。故由這性質，可以斷定把新聞或新聞紙當作羣集心理的事物，是完全錯誤的。

新聞與羣集心理相結的時候，便是新聞紙以商品而製造的時候，為獲得多數的讀者，於是有投合羣集心理的必要。但即此見解，其間亦有錯誤。因為成為商品的新聞紙，是多求得多數購買者所取的手段，是所謂 *journalism* 或墮落於此的事物。這所利用的是與新聞機能各別的作用，與羣集心理實無關係。煽動政治家之利用羣集心理，嚴格的說，是只限於其演說，其態度，能直接訴之羣集的感覺之時，這是由多年的努力而造成一般民衆心理的傾向的方法，所

心理，完全異其性質的方法。其實，新聞為獲得多數的讀者，即在使之有商品的價值之時，謂之曰利用羣集心理，似還是說在養成一定的心的傾向而加以利用。在這時候，新聞紙不消說是未嘗拘泥於新聞的機能。正如賣酒的無拘泥於酒的藥物學的機能一樣。新聞在成爲商品之時，是混有新聞機能以外許多雜物的新聞紙。 *journalism* 在這裏

脫離了 news 上所必要的技巧，成為創造新聞紙用以滿足多數人心理的享樂的嗜好品的技巧。這所具有的，只是與 news 完全無關，刺激大眾娛樂那新聞紙的部分。因為此大眾的趣味，不在求新聞，而在求感覺的昂奮、感情的耽溺等心理的享樂。在這時候，大眾對於新聞紙所求的是新聞以外的事物。這正如為保衛齒牙而用牙粉的大眾，而只知求由牙粉的味覺嗅覺所得的快感。大眾對於新聞紙，其所要求既是 news 以外的享樂的目的物，所以世上所供給的是包含 news 以外的效果的新聞紙，這是成為商品的新聞紙的性質及方法。

journalism 這樣，因了商業主義，使其技巧與 news 的必要相分離，而墮落於只使人有那與新聞的性質完全無關的刺激的技巧。這正與在藝術上，其具有密接關係的各種技巧，結果完全墮落為非藝術的一樣。在一般學者與藝術家，以為此墮落的 journalism 便是新聞性質的必然。但實則此墮落的 journalism 決不是新聞上必然的心理與技巧，這完全是離去新聞的性質之新聞紙——成為商品的方法。這雖是在新聞的紙面，但可沒有表現而為新聞，這有與說書者的藝術，江湖術士的手段等享樂的對象相近似的性質，是借着新聞的紙面而表現的事物。這是故

事小說棋譜之類，與雖登在新聞紙上而不能稱為新聞的事物相同。伴着新聞的 journalism 與為商業主義所誤的 journalism 這其間的不同，實比 opera 與 operetta 的不同更甚，在這裏，是沒有共通性質的存在。這正如那天所載的 news 與小說故事間，雖然是同其篇面，但卻沒有共通的性質一樣。只是因為成為商品的 journalism，其所使用是與 news 的 journalism 所用者同其資料，於是有人以為同其性質，其實，則彼此之間，只是資料相同，其運用資料的技巧的性質，實全然殊異。這正如相同的歌謠，其在為刺激藝術感覺的歌的時候，與只是引起聽覺官能的快感的歌的時候相同，我們當然不能以此，遂說純粹的藝術的技巧，與以官能的效果為目的的機械的技巧，是同性質的技術。

但是，即在那造成商品的新聞紙的，墮落的 journalism 也決不是投合羣集心理那樣本能的心理的事物，而為一種利用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識之複雜高級的社會的心理傾向的東西。這不是訴之單純感覺的方法，這是由對發達的社會的感覺與特殊的時代心理之把握，而技巧的造出對此的刺激，是極進步的技巧。新聞的資料，由此方法以造成刺激物，舉其極端的例，有如發生傳染病之時，其報道實

並不視為關於社會衛生的知覺的 news，而為一種對於傳染病的社會的恐怖現象的表現。又如犯罪事件，亦並不以為社會的警戒味上的 news，而為一種以由犯罪事實所起的心理的興奮為享樂目的的事。商品化的新聞紙，這樣把 news 只當作刺激感情的東西，推原其故，是因為一般大眾，雖要求由新聞的機能以獲得社會的知覺，同時，他們有感覺的弱點，即有隨着感覺耽溺於興奮的一般傾向。這個弱點，在社會方面雖是竭力加以抑制，但新聞紙則往往以迎合此弱點，以增大其新聞紙的要求。一般人對於同一事實，普通多是不喜科學的報道，而寧願 journalism 的記載，並且喜歡此 journalism 忘其 news 的機能，而墮落於刺激的方法，這是一種弊害，但商品化的新聞紙則更助長此弊害，而加以利用。所以新聞紙的商業主義之利用此弱點，是直接與羣集心理沒有關係的。

當此之時，新聞紙為使其商品的性質強而有力，於是只求投合大眾心理的弱點，但是我們須知此時的大眾，可決不是動物的羣集，不是數量的羣集的意味，而為文化的或政治的意識發達時代，具有一定傾向的社會大眾。所以墮落的 journalism 之投合此等大眾，我們與其說是 journalism 的墮落，似毋寧說這是社會文化狀態、政治狀態

的墮落。墮落的 journalism 只是使此社會的傾向昂邁的惡技巧，在社會中若沒有墮落的要素，到底是不會有病的 journalism 的存在。健全社會的 journalism，因為不能使隨 news 的人間的感覺過此以上，於是墮落過此限度，即不免有減少其商品價值之虞。反之，具有墮落的感覺的社會的 journalism，是應着與 news 無關的病的感覺的昂奮而起的事物，正如 jass 是應着美國文明而發生一樣。健全的社會，決不會有使 journalism 墮落的事物。所以當社會進於世紀末的頹廢期之時，是 journalism 最墮落的時候。不過 journalism 不是能夠單獨的墮落的，這完全是社會的頹廢的反映，

由具有煽動的目的的新聞紙，產生投合羣集心理的見地，而 journalism 則為應其社會之政治狀態而與一般政治的心理相投的事物；這也是帶有社會上政治狀態的性質，不是單由新聞紙所能造的現象。這是造羣集心理得以勃發的根據的，但具此種作用者，可不只新聞紙一物。如政府的教化、政黨、教會等的宣傳，不問其對於羣集心理有無直接的効果，但都是與新聞紙相同，具有造成使羣集心理得以勃發的根據的作用的。當日本大震災之時，其所以發生

鮮人來襲的風說者，或是因爲大災災的刺激，於是發生動物的恐怖心，爲其原因；但實則如前所曾言，人類的恐怖心，也是由於生活經驗的結果。由大震災所惹起的動物的恐怖，以與平常國家的教化所養成的民族的反感爲根本的恐怖心相結，於是乃有羣集心理的行動。這種情形的發生，便是因爲國家的民族教育，造好了有使此種病的羣集行動得以發生的根本。這是國民教育的作用，但新聞紙也有與此同樣的作用。即以對 news 的資料經過特殊社會意識的選擇，以特殊的意識傾向對此加以報道，實可以培養特殊的心的傾向。所以若說新聞紙與羣集心理有關，則國家的教育機關、教會的宣傳機關，也可說是與羣集心理有關。既然造好了一定的心理根本，在受到某種強力的刺激而發生爲羣集的行動，這是事之當然。不過新聞紙在造成這樣的根本一點上，可以說是比國家的教化機關更爲有力。

把羣集心理使與新聞紙脫離，這意味，決不是在表揚新聞紙而貶抑羣集心理。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羣集心理常爲社會心理，是應該極端排斥的現象，也不是主張人間社會應該完全沒有羣集心理。

若其如此，是因爲這意見的根本，以人類的羣集心理爲

與動物的沒。大異，以羣集的行動只是使人類社會的統制趨於破壞之故。自然，即在人類，其羣集心理中免不了有許多動物的心理作用的活動。因爲羣集心理是帶有最單純羣的現象的性質的，因此，在這上面，其作用不免是以動物的本能爲主。這純然是感覺的，其感情的要素不是經驗的，而爲衝動的，對於社會的經驗沒有影響，而爲動物的事物。

不過即此動物的羣行動，在生物學的生存上亦有重大價值，生物若一失此本能，便難免於滅亡。但是人類的羣行動，如前所述，決不如動物羣樣爲單純的機械的事物，大抵都含着所謂社會的動機，單就結成爲羣一事，即已含有社會的動機在內了。人類的羣不如動物之羣之以生物學的動機，氣象學的動機，或偶然的事情而成，必是含有某種社會的動機，因此，其羣行動在羣集心理上雖是單純，但必與其使之構成爲羣的社會的動機有關。具有政治的動機的羣，其羣的行動是到處都受此政治動機的支配。羅馬的市民，因安東尼演說的煽動而發生羣集的行動者，決不是因爲刺激了他們動物的感覺，而是因爲與羅馬的政治組織有關，所構成的政治心理，即複雜的社會心理受了刺激。所以在人類，羣集心理實不只是動物的本能的現象，還是

更複雜的社會的現象。

在這意味上，人間社會的羣集心理，其根柢必有某種社會的條件，不管那樣勃發的羣行動，若沒有社會的條件，決不會發生，日俄戰後，發生於日本全國主要都市的燒打事件，其心理的動機，便是多年來日本國家以對於中國大陸的侵略政策向國民間鼓吹宣傳，而國家的教育也是與此同其目的，常以使之對在中華大陸的競爭者抱極端的民族的反感。由此種國家目的的長年月的教化的努力，倘若在國民間沒有構成一定的心理傾向，那末，像燒打那樣的羣集行動，是必不致發生的。

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雖是利用羣集心理的，但可不是感覺的動物的羣心理之利用，這是有以多年國家的教化所造成的國民心理為其基礎的。故凡在社會的教化普遍之國，此種意味的羣集心理，常有勃發。

同樣的意味，與上面那由一定的社會統制之羣行動相反那羣集心理的傾向，是更可注意的事。這與前面的情形相較，寧是動物的，本能的，是捨棄了由社會的方法所施的教化、統制等的約束，而勃發的羣集心理現象。

人間之羣本是具有複雜的社會的動機，但在前面的情形，其動機寧是以單純的生物學的生存條件為基礎。即對於

社會統制的壓迫，寧是單純的生存行動的勃發。例如從前的農民暴動，大正時代的米騷動都是。不過勃發的動機雖是由於感覺的刺激，但以單純的刺激而發生運動的羣集心理，則實以他們所生存的社會條件為基礎。但是即在此情形，羣集心理是具有簡單的動物的動機，而在發達的社會，則此種勃發，必含有一定社會的生存組織的要求，是非常複雜的現象，為我們所當注意。

新聞紙對於此種羣集心理的勃發，固是沒有直接的責任，但是對此具有極重大的關係，這是不消說得的。社會的知覺一旦達於某水準，人間的羣集行動就有了必須的條件，而新聞紙則為充此條件的機關。對於政治當沒有一定的知覺狀態之時，由政治的動機以生的羣集行動，自無從發生。新聞紙是以社會高到一定的知覺狀態為人間羣行動之基礎條件。

至於此種羣集心理的行動之社會的價值，則有消極積極種種。有時為病的發動，亦有時為健全的興奮。但不論善惡之如何，新聞紙必須先使之有一定的社會知覺之成立，這是最有力的基礎條件。

(此項終)